

秋蟬
堅守最後的舞臺
用不知疲倦地表白
挽留被秋雨打濕的愛情
日子步入季節的深處
殘夢越來越短
等待大風點名的
將是蟬歸于塵土的葬禮
獨留下蟬愛的絕唱
被秋風拉長

蒼鷹
飛翔的一種孤獨
在山崖上斑駁滄桑
與風廝守
與雨廝守
用自由抒寫的漂泊
穿透時間的余白
在現實與夢幻之間
詮釋蒼茫的夢
歲月卻揮舞利劍的寒風
將一段關於你
憂傷的故事
掩藏在傳說之上
寒鶴
滿身的黑，樸素的黑

詩歌： 素描秋天 (組詩)

作者：胡巨勇

停頓在暮色的枝頭
停頓成秋日黃昏里獨有的胎記
比天空窄的啼叫
撕破陳舊的寂寞
敲打着料峭的秋寒
從不相信，你是巫師
聲帶鳴兆
反哺之情由你詮釋
其實你只是黑夜的使者
送走淪陷的夕陽
迎來空闊的黑
夜晚的暗
有時候，樸素的黑
更能反襯靈魂的白

歸雁
用沉重的記憶
喂養漂泊里的靈魂
乘風的座駕

回歸夢園里的故鄉
皈依鄉情的跋涉者
春天向北 秋天向南
輪回着季節里方向的遷徙
卻永遠走不出詩經的國度
長空里搏擊的翅膀
給天高雲淡增添了
一道風景

作者胡巨勇，湖北黃梅人，筆名：古月秋心、心菩提，鍾情于文學十多年，詩文作品散見於國內外近百家報刊雜誌，系黃梅縣、黃岡市作協會員。



我們這一帶農村里，通常把男婚女嫁叫做“娶媳子”、“出門子”。如今，在我的生活圈子里很少有人這麼提了，取而代之的叫法是“完婚”、“出嫁”。但往昔在老家參加婚慶的種種情形，至今仍記憶猶新，耳熟能詳。

在農村老家，一般將男婚女嫁的良辰吉日選擇在農閏季節，特別是春節前後比較多。原因主要在於，那時候娶親、出嫁，動用人員比較多，如果選擇農忙時節會耽誤生產，少掙工分，則是大可不必的。另一個原因喜主家大都是心照不宣的，那就是節日前後辦喜事很容易節省飯菜，因為節日期間每個人的肚子里都不“窮”，賓客自然就吃得少些；再說，將就婚嫁，喜主家就不需要另辦年貨了，又可節省一大筆開支，這兩全其美的事情何樂而不為？當然，這一切都歸咎於那時候的貧窮，貧窮是最容易產生黑色幽默的。

那時，女孩出嫁既是一種幸福，又是一種“折磨”。這話怎麼講？你想想，女孩要在出嫁前兩天就要忌食忌水，再渴再餓也要默默忍受，這不是折磨是什么？原因就在於一種迷信的說法，說女孩子出嫁到了婆家，三天之內不準出屋，尤其是晚上，怕出屋見了“七女星”，以後就只生女孩子，這是傳宗接代的大忌呀。這種傳說當然沒有科學道理，卻苦煞了那些新嫁娘，三天不出屋，大小便成了問題，所以只好出嫁前禁食兩天了。

女孩出嫁的那天總是很忙碌的。新娘早早地起床，端坐於正堂屋的椅子上，那腳要踩着父親的鞋，這時，就由兩個事先預約好的女人來給“上頭”，先用兩根紅線左三下右三下地“開臉”，然後再給她攏頭髮，卡上頭夾，戴上頭花，就等着“出門”了。女孩出嫁的這天，不知道什麼講究，不準見石頭，所以家中的石磨石堆都要用棉被蓋着，在路上見到石頭之類的東西也要貼一張“青龍”紅貼，有種逢兇化吉的味道。在過橋的時候，新娘要從車裡扔下一枚紅紙包裹着硬幣，橋上有幾枚硬幣，證明就有幾個新娘從這裏走過了。可是，這些紅紙包裹着的硬幣是積攢不下的，很快就被守候在這裏的小孩子們搶走了。

那時候沒有轎車，送嫁娘是一件很艱苦的事情，都是用腳步丈量的，丈量着娘家與婆家的距離，幸好那時候的步行功夫都很好，不是很蜜甜。

供稿：山東省臨沂河奧德希望學校 林凡瑞



鄉村習俗舊憶之： 男婚女嫁

上了上崗路，一生就永遠美好了？以後的路還要靠自己走。

新娘從娘家出來叫“出門”，進婆家的門叫“過門”。新娘過門的時候是最激動人心的，那是整個婚禮的白熱化，兩個男人迎大客，兩個女孩迎新娘，把新娘從車上迎下來，戴上大紅花。這時，新郎由管家引領着來到新娘面前，向新娘施一個點頭禮。一前一後往前走。撒穀（象徵着福）的女人就往一對新人身上撒穀子，邊撒邊說話：“一把穀子一把棗，早得福來，早立子……”

拜過天地，小夫妻倆進洞房，由管家主持喝了交心酒，吃了交心面，小媳婦就開始“坐床”了。這時候，那些俏皮的小叔子、小姑子、嬸子大娘的就來鬧洞房了，把個洞房鬧得昏天暗地，喜氣洋洋。

大人結婚，喜煞了小孩。聽到村里有結婚的，恣得頭天晚上就睡不着覺，老盼着天亮去尋熱鬧。天還不放晴，就一骨碌爬起來，早早地去橋頭換“紅幣”去了，換完紅幣跟着新娘婦回家，等新娘過門的時候，又都爭着搶被角上的栗子、大棗、花生，那些染得五顏六色的果果好看又好吃呢。拜天地的時候，又都爭着搶“拜桌”上的鴨蛋、糖果，爭爭搶搶里多了幾分熱鬧，晚上的時候又忙着扛洞房里的床腿，摳“鋼鏽兒”了。總之，忙得不亦樂乎，倒也是戰果纍纍，心里蜜甜。

供稿：山東省臨沂河奧德希望學校 林凡瑞

(接上期) 鮑比的父親是鎮里唯一一家診所的大夫，他母親除料理家務外，在診所也兼職做一些護士工作，此外鮑比還有兩個姐姐。從他們家的那兩輛高級轎車就可看出，他們的家境很富裕。顯然鮑比平時受到所有家庭成員的特殊關照，衣着整潔乾淨且食宿無虞！但是在鮑比二十二歲那年，他的母親卻為兒子在鎮里找了一份送報紙的工作。無疑，鮑比對這份郵差工作很滿意，干的也非常認真。每天清晨時分，人們都會看到鮑比戴着一頂不合適宜的老式郵差帽，自豪地騎着裝報刊的自行車，穿行於鎮里的大街小巷。每到一家他便大喊一聲主人家的姓名，然後仔細地將報刊投進各家信箱。如果他發現誰家的信箱被破損了，還會助人為樂，主動幫助修復。

那時，鎮里人都津津樂道這樣一件有趣的事：一天清晨，分發報刊的鮑比突然發現少了兩份，這意味着兩家客戶今天將看不到新聞了。鮑比便急急忙忙低着頭順着原路挨家挨戶到處詢問，當他最後確信尋覓不到時，便乾脆騎着自行車跑到十幾公里之外的市區，自己掏錢買了

兩份報刊補齊。當他最終千辛萬苦地趕回來送到客戶手里時，已經是夜晚時分了！其誠實由此可見一斑。

鮑比雖然沒有上過學，但卻有着一種直到現在我都感到不可思議的特殊生理功能：就是鮑比的記憶力極佳！而且對短時期看到的各種數字能夠過目不忘，且一絲不差！鮑比的這種天賦曾引起我們學校戴爾老師的極大興趣，並以圓周率做驗證，發現鮑比竟然能記憶到小數點後的一百二十七位數字的驚人結果！鮑比平常最大的愛好就是每天看世界和當地的新聞，不論我們鎮里的大人還是孩子，只要邂逅鮑比，都喜歡這樣



十月 (外二首)

作者：裴國華

這是一個天高氣爽秋實纍纍的豐收時節

滿園瓜果飄香
遍地淌金流蜜
處處是滴珠落玉的悄悄話
處處是抹不掉的欣喜和詩意
這是一個收穫者雙手沾滿汗水的耕耘季節
舞動的銀鋤親吻着土地
晶瑩的汗珠拔節着生活
在這塊孕育萬物的五色土里
勞動的人們收穫着希望
播種着責任和信心
這是一個古老民族新生的大慶節日

華夏神州焰火綻放

五星紅旗冉冉升起

大江南北鑼鼓喧天

四海五湖歡歌笑語

這是一個充盈美好的日子
這是一個欣喜驕傲的時刻

感受秋色

希望的田野里

成熟的穀穗被陽光染得金黃

羞答答地低下了頭

浪漫的果林里

沉甸甸的果子推撞着嬉鬧着

歡悅地紛紛爬上了枝頭

迷人的花園中

異常活躍的生靈們爭榮竟艷

展示着風姿展示着灑脫……

這就是充滿詩情畫意的秋天

這就是淌金流蜜豐盈美好的秋天

這就是令人痴迷人迷令人傾心的秋天

像春天一樣受人歡迎的秋天呵

你讓我不知不覺地迷失了夏的炙熱

我的視野里

泛滿了你濃濃的生氣

我的語言里

染滿了你濃濃的秋意

作者裴國華，雲南省作協會員，雲南省詩詞學會會員。1991年開始在報刊雜誌上發表作品，至今已在國際國內100多家報刊雜誌發表詩歌、散文、散文詩、報告文學等作品1000多件。

中國讀者來稿



編輯同志：您好！有感于秋色的美好，寫出拙文，投給您，敬請雅正！

走進秋天的原野，猶如走進巨幅立體山水畫廊，耳濡目染的，全是秋天的山光水色和田園天籟。

抬頭仰望，天空似蔚藍的寶石，纖塵不染。偶爾有幾片白雲悠悠飄過，似嫦娥飄逸的裙裾，純潔得令人不敢有私毫雜念。鑲在“藍寶石”中的秋陽透着暖意，大雁排着雁陣，在蔚藍的天空書寫史詩。秋天的田野亦如睿智的中年漢子，透着幾分成熟幾分淡定幾分靜謐。

放眼遠望，便是遠山、河流、村莊和田野的水墨寫意。山上滿是葳蕤的翠綠，夾雜着一些深黃和淺紅。小河靜靜地睡在那兒，河水清澈而平靜，沉穩而安詳。水庫和池塘泊在山脚下，明鏡似的倒映着藍天白雲和綠樹青山，不知名的鳥兒在水庫上空作滑翔表演。阡陌縱橫的田野里，是一畦一畦的莊稼。金黃色的稻子、嫩綠的油菜苗，深綠中略帶褐色的紅薯藤葉，都是成熟韻味的亮點。秋天的田野，如一幅長軸畫卷，緩緩鋪開——一旦急着走開，靜下心來，仔細看，仔細聽，仔細聞，滿目都是跳動的秋色，滿耳都是清麗的天籟，空氣里處處都是醉人的芳香。

徜徉在秋天的原野，一轉眼，便發現濃蔭掩映處的村莊。新建的白牆紅瓦小樓如出墻的紅杏，迫不及待地從綠蔭叢中探出身姿。炊煙是村莊的根，裊裊地縈繞在莊子上空，相擁，相融，最後化為淡淡的霧靄。不遠處的農家籬笆柵欄上，織滿了牽牛花和月亮菜的藤蔓，紫色的喇叭花和淺紅色蝶形扁豆花將籬笆妝扮成一堵花牆。花牆外散落着叢生的野菊，金黃色的小花競相開放，鋪出一地燦爛炫目的錦緞。大黃狗躺在籬笆旁酣然入睡，蘆花鶲在草叢里悠閑地捕捉秋蟲，縷縷炊煙在村莊上空相擁相融，朦朧中透着靜謐，透着閑適，透着詩情畫意。

秋天是收穫的季節，田野里已是一派豐收的景象。那些聯合收割機，嗡嗡地馳騁在

金黃色的稻海里，吞下沉甸甸的稻穗，吐出黃燦燦的稻穀。山邊不規則的小田塊里，鐮刀派上了用場，陽光也被鐮刀切割得一閃一閃的。田埂邊的大豆，已被砍倒捆走。有幾位散學的小女孩，在田埂邊尋豆莢，小小的淘米籠里，投進一串串銀鈴般的笑聲。地里的漢子揮鋤挖紅薯，刨花生，剗地瓜，有幾只鳥兒，跟在他後面，爭食翻出地面的秋蟲。系着圍兜的大嫂大娘，在棉花地里採摘棉花。潔白的棉絮，隨翻飛的手指，跳到圍兜里，鼓鼓囊囊的，似乎整個秋天，也靜靜地在圍兜里躺着。這些豐收的圖景，在高樓林立的都市里是無法領略的。

走出蜗居的小城，走進秋天的原野，一切都顯得多彩、沉穩、安詳而成熟，猶如我們越過不惑之年，歷練之後處變不驚，虛懷若谷，淡泊寧靜，獨擁一方明淨的天空。徜徉在這樣的秋光里，猶如走進世外桃源，那些塵世的喧囂，那些名缰利鎖的煩擾，那些拖累身心的疲憊，都拋到身後。沉醉在這樣的深秋里，心一下子豁然開朗，雲淡風清。

秋天是一壺陳釀，歷經了春天的浮華、夏天的浮躁，沉澱下來的，便是波瀾不驚的淡泊和沁心入肺的甘醇。走出市聲嘈雜的小城，走進秋天的原野，飲一盞秋光，把自己醉成唐代詩仙，也是一件幸事。

作者：疏澤民（中國作家記者協會會員）



《加州傻子》

(二)

戲謔他。“鮑比，昨天發生什么新聞了？”“太可怕了！羅納德·里根總統在白宮發表談話，再次闡述有關星球大戰計劃，核戰爭陰雲籠罩世界……”“那我們加州又發生什么事情了？”“昨天十點二十五分，距加州巴斯托高速公路一百二十七處，發生三起汽車追尾事故，造成七死五傷……”“那我們市又發生什么了？”“很不幸，杰夫·考溫斯市長因腳疾住進醫院了……”鮑比對昨天播出的新聞幾乎全能倒背如流！但是毫無疑問，他的思維只局限於簡單機械地回憶敘述表象，卻不能將記憶到的各種信息

提升到概念層面加以綜合理解。

據戴爾老師後來分析說：鮑比可以記憶圓周率後邊的一長串數字，但他卻無論如何也弄不懂什么是圓周率，也弄不懂最簡單的數學公式或定理！這說明他的思維綜合能力非常低下，在智商的許多方面只有八、九歲孩子的水準！這也難怪鮑比經常喜歡和我們小孩子廝混在一起呢。

有意思的是，鮑比分辨善惡是非的標準似乎也很單純，完全是以人們對待他的好與壞來判斷的，鮑比對人們任何善意的言行都是心領神會的，從不會以惡報善。記得我在上大學期間，鮑比已經三十幾歲了，每次回家探親見到鮑比時都會和他逗趣一番。“鮑比，最近又發生什么新聞了？”“很不好，布什總統已經授權，國防部長切尼發佈新的作戰命令，小鷹號航母戰鬥群靠進波斯灣海域，海灣戰爭一觸即發……”“那鮑比是不是應該應征參軍入伍呢？”“可我沒有上過西點軍校，不會射擊，他們不要我的！”“那你可以去戰場上當信使嘛！”（未完接下期）

作者余升平 中國甘肅